

指挥台上

小
戏
集



指挥台上

小 戏 集

沈阳部队空军政治部文化部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 12/16 · 字数 86,000

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5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126

定价：0.5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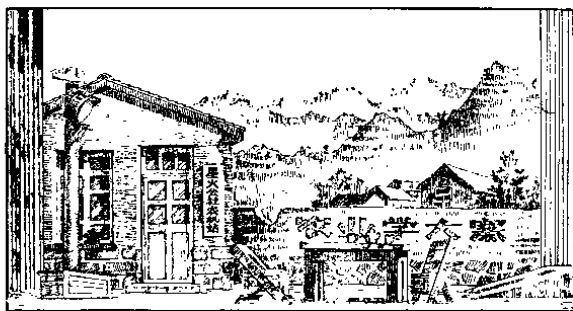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在没有炮声的阵地上 (话剧)	阎作义 (1)
飞行教员 (话剧)	杨福成 (29)
联防新歌 (话剧)	张世武 (57)
密林哨兵 (歌剧)	阎 璞 (81)
送南瓜 (快板剧)	集体创作 (103) 夏家保执笔
指挥台上 (话剧)	伍临沂 (121)

话 剧

在没有炮声的阵地上

阎 作 义



人物 江 鹏 退伍军人。
周玉虎 退伍军人。
徐 林 退伍军人。
方永川 星火公社农机站站长。
肖桂琴 妇女队长，方永川的妻子。
方 妮 方永川的女儿。
齐大山 朝阳公社朝阳大队老贫农。

陈老定 朝阳大队富裕中农。

〔一九七五年初夏。

〔星火公社农机站院内。一侧是队部，门口挂着单位标志牌，窗台放有电话。旁边有一杆子，上吊修车照明灯。正中是工具台、木凳，工具台放有暖水瓶、碗和修车工具。后面是一道经过翻修的矮墙，上写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醒目大字。墙头有一缺口。舞台另一侧微露修车槽。

〔远景是起伏连绵的山峦，绿油油的庄稼遍布山坡，红日辉映，长势喜人。

〔在雄壮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声中幕启：江鹏领着周玉虎、徐林雄赳赳上。周、徐背着背包，江手拿一纸卷。

徐 林 （念标志牌）“星火公社农机站”，江鹏，你分的这个地盘蛮不错嘛！

江 鹏 （将纸卷拉开贴到队部墙上）贴上它就更有气氛了。

周玉虎 （念）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…… 嗯，象个阵地样儿！

徐 林 这？

江 鹏 同志们，你们看，这队部多象咱们连的指挥所？玉虎，（指木凳）你站的这个位置，象不象你这个炮排长的指挥掩体？啊！（笑）

徐 林 （不相信）这是农机站，怎么成了炮阵地啦？

周玉虎 （一挥拳头）有点象，象！（笑）

徐 林 （笑）你呀！（指墙头）这墙土里土气的就不象咱们连的围墙嘛。哎，江鹏，这墙缺一块也该修补一下了！

江 鹏 还是留做纪念吧！

徐 林 （奇怪）纪念？

江 鹏 （郑重地）同志们，这是革命烈士在战争年代登攀过的墙头，不能拆呀！（周、徐肃然起敬。江给两人倒水）来，把背包放下，喘口气，喝口水！

徐 林 （看表）呀，一点半了！

周玉虎 江鹏，快把老班长喊来，咱们见见面、拉拉手……

江 鹏 （插话）最好能开一次班务会。

周玉虎 然后就分道扬镳。（对徐林）你到你的青石沟林场，我到我的朝阳公社……（恋恋不舍）嘿！成天地在一块扑目标、装炮弹、围着高炮练协同、打敌机，这冷丁一家伙分开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呐！

徐 林 （笑）

周玉虎 （瞪他）你老嘿嘿什么？

徐 林 火药味还没把你熏够哇，我的炮排长同志！

周玉虎 熏够？我周玉虎的鼻子离开了火药味就爱伤风！
（笑）

徐 林 （望队部对江鹏）哎，老班长怎么还不出来会见咱们哪？

周玉虎 （喊）老班长！……嗨！方永川八年功夫不着面，架子大啦！啊？

徐 林 周玉虎同志，不要平起平坐了，人家现在是星火公

社农机站站长了！

周玉虎 我不管他站长不站长，他在我面前永远是班长！

江 鹏 别争了。老班长可能到我家去了，你们在这稍等会儿，我去找找他。（欲下又止步）玉虎啊，一会桂琴嫂子给我送机车零部件，来了，你替我收下。

（下）

周玉虎 （喊）快去快回！别把我们晒到天黑走夜道！

徐 林 周玉虎，走不了没关系，叫他们派个车送送嘛。

（发现有脚步声）……可能是老班长回来了！

周玉虎 隐蔽！

〔俩人急下，一个进队部，一个钻进修车槽。

〔少顷，方妮领齐大山急匆匆上。齐一手拿介绍信，一手不时擦着汗。

方 妮 爸！（没回音）大山爷爷，你先坐会儿，别着急，一会儿，我爸他就回来了。（倒一碗水递齐）

齐大山 （接碗）丫头，站上再没旁的人啦？

方 妮 都拉支农物资去了。大山爷爷，现在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社社队队学大寨，家家烟囱站岗，户户锁头把门，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可足了！要不是江鹏叔刚退伍回来，我爸忙着给他张罗修房子的木料，他早开车上大坝去了。哎，大山爷爷，你找我爸有啥事？跟我说说行不？

齐大山 丫头，咱朝阳公社朝阳大队的庄稼起腻虫了！

方 妮 腻虫？

〔周玉虎轻轻推开门。

齐大山 丫头，队里想借台车到县里拉趟农药，可是，电话挂到公社，和你们一样，车都上水库参加大会战去了。正好，咱们靠社边子近，想来求你们星火公社农机站支援一下，省着影响水库大会战。（擦汗）嘿，丫头，你看这天咋这么热呢！

方 妮 大山爷爷，你在这等会儿，我找我爸去！

周玉虎 （大声地）齐大爷！

齐大山 （认出）哟！这不是老周家玉虎子吗？……回来了？

周玉虎 大爷，回来了！

齐大山 （笑）打仗冲锋陷阵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又一马当先，好哇！……哎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？

周玉虎 在这等老方。

方 妮 周叔，你也在这等我爸呀！

周玉虎 方妮啊，等你爸借车拉农药哇！（笑）大爷，借车的任务你就交给我吧！

齐大山 那敢情好！（递介绍信）喏，这是介绍信。

周玉虎 大爷，我们之间不用这个……

齐大山 （打断）哎——这方面，你可要向江鹏学习嘛，听方妮说，老江回来修房子需要两根碗口粗的木料，方站长批给他两根，他非要掏钱买不可，真是苗是苗草是草，分的一清二楚。（周接信）嗯，越是老战友，越要公事公办哪。（笑）玉虎子，你在这，我先回去给队里报个信，等定了，吆呼大爷一声啊！
（下）

周玉虎 （喊）徐林！

〔徐林走出。

方 妮 周叔，他是谁？

周玉虎 方妮，你爸爸在部队当班长那会儿，（指徐）他是四炮手，经常受到你爸爸的表扬。（学方永川腔）“嗯，今天训练扑目标，咱班要数徐林，高低转轮播的就是匀！”（笑）

方 妮 徐林！

徐 林 叫徐叔。

方 妮 我咋这么多叔哇！

〔笑声。

周玉虎 （指修车槽方向）方妮，停在修车槽上的那台车是好的吧？

方 妮 有毛病。江叔已经修了一天了。

徐 林 修好没有？

方 妮 没有。江叔说，有个关键部件要换新的，可是找到我爸，他不同意，我爸他说对付两天就行了，以后买新车。我亲耳听到的，有分歧。

周玉虎 （锁眉）嘿！这岔头就是多。（对徐）走，看看去！（欲下）

〔江鹏从墙边经过。

徐 林 （制止）哎，哎。（周止步）玉虎，你到这管那么多闲事干啥？

江 鹏 （笑上）徐林呐，打仗时友邻部队还互相支援嘛，怎么，咱们几个老战友刚离开部队没两天半就分家了。同志，这车要执行战斗任务。

徐 林 战斗任务？

周玉虎 （递介绍信）江鹏，你看。

江 鹏 我知道了。方才到供销社给朝阳挂了个电话，好家伙，这腻子来头很大，兵力雄厚哇！

徐 林 （长嘘了一口气）我当啥战斗任务呢？

江 鹏 这也是保卫农业学大寨成果的一场战斗哇！

周玉虎 江鹏，你是啥态度？

江 鹏 全力以赴，务歼入侵之敌！

周玉虎 好！我去报信！

江 鹏 等一下，（将信放在工具台上）等老班长回来我再跟他通个气！

徐 林 他？

周玉虎 他，没问题。

徐 林 要是有问题呢？

周玉虎 咱们就刮他的鼻子！啊！

〔笑。〕

江 鹏 走，修车去！（下，众跟下）

〔方永川风风火火上。欲拿电话又收回，双手叉腰。电话铃响。〕

方永川 （抓起电话）喂！……我是方永川！……（爽朗地笑了）没问题呀！互相支援嘛！（又是一阵笑声）哎？我的老战友江鹏刚转业到农机站呐，他家的房子需要修补一下！……两根檩子就够了！……怎么样？……好！好！（看表）老胡啊，等车修好了马上给你去电话。……两点半可以出车！（欲握电话）

……我等你电话。（放）

〔江鹏上。〕

江 鹏 老方，你刚才到哪儿去啦？

方永川 （坐）江鹏，这修房子的木料可太难解决了！

江 鹏 我那房子不是跟你说了嘛，还可以将就几年，你就别——

方永川 （打断）你就别表态了，现在已经解决了。

江 鹏 你呀！……老方，两点半出车吗？

方永川 车子修的怎么样？

江 鹏 大家正在抢修。

方永川 （微怔）大家？

江 鹏 （指背包）你看！

〔周玉虎、徐林、方妮悄悄上。〕

方永川 他们来了？（当方刚要转身，眼睛已被周捂住）……
嗨嗨！搞我的突然袭击呀！

方 妮 爸，你猜是谁？

方永川 周玉虎！（周一松手，手腕被方一把抓住。两人较量起腕子劲来，结果，方输了）好家伙，不愧是二炮手出身，啊！（笑）

徐 林 （给方敬礼）老班长，你好！

方永川 （握手）好，好啊！看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！（笑）

周玉虎 好家伙，比墙都高！

方永川 （对墙沉思）……

徐 林 老班长，你想什么呢？

方永川 （静了静）同志们，你们来的正赶点，现在有一件

紧急任务，需要咱们来个班协同，把车检修一下。

周玉虎 老班长，拉农药吧？

方永川 （莫名其妙）拉农药？（笑）呸，垛杈子顶门——
两岔了！这车是到青石沟林场拉木料！

江 鹏
周玉虎 （意外地）拉木料？！

〔静。

江 鹏 （从工具台拿起介绍信）老方，朝阳借车的事儿你不知道？

方永川 （看信，埋怨地）……江鹏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方才
林场来求援，叫我们支援台车给朝阳公社拉木料，
我已经答应人家啦！

周玉虎 嘿！（坐）又出岔啦！

江 鹏 老方，朝阳的庄稼着腻虫，我们是不是先给他们拉
一车农药？

方永川 （不语）

方 妮 爸，农药事急，可别耽误啦！听老师说，腻虫专噬
庄稼心，可厉害啦。

方永川 你这丫头跟着玄乎什么！啊，这木料就不重要啦？
（将介绍信丢在工具台上）

徐 林 就是啊，凡是求援都有急事。

周玉虎 这木料，我看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。

方永川 这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，是个信用问题。我的脾
气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凡是答应的事儿，从不“坐蜡”！
……大家赶快修车吧。徐林呐，车修好了，顺路把
你送去！

徐 林 哎。（拿工具下）

〔周玉虎走到方永川面前，一伸胳膊又收回，强制要爆发的怒火，欲下。〕

江 鹏 （交介绍信）周玉虎，把信带上！

〔周接信，江鹏边送他边唠下。方妮欲跟下。〕

方永川 （叫妮）你跟着打什么哈哈！

方 妮 你管不着！（一跺脚下）

〔静。方永川卷烟，江鹏返上。〕

江 鹏 （感情地）老方，贫下中农拍着咱的门来了，我们不能给推回去呀！……朝阳，虽然和咱们不是一个公社，可在咱们的眼皮底下，他们的家底儿周玉虎知道得最清楚。朝阳原来是个山荒土瘦的穷山沟，春种一葫芦，秋打整两瓢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朝阳人民人穷志不短，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深入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决心苦干一年半，粮食上纲要，他们说到做到。看！整整一年功夫，就夺得了从未有过的好收成。可是，眼瞅着绿油油的庄稼蹭蹭往上长，地里起了蝼蛄啊！

（激动地）方永川同志，“敌人”袭击我们的阵地来了，我们要冲上去，消灭这些害人虫！在这时候，我们推掉不管，要挫伤贫下中农学大寨的积极性啊！

方永川 江鹏同志，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！

江 鹏 理解就要行动啊！

方永川 同志哎，怎么行动？五台车拉支农物资去了，这是大头，卡死了。剩下这台车已经答应林场了，也不

好变卦了嘛！

江 鹏 老方，林场给朝阳公社拉木料，为什么要向我们借车呢？

方永川 那有什么奇怪的！互相支援嘛。

江 鹏 我的意见，究竟支援那一家，是不是再研究一下。

方永川 （冷冷地）怎么研究？

江 鹏 现在站里人员都不在家，正好玉虎和徐林在这，咱们恢复部队老传统，开个班务会！

方永川 班务会？！……有这个必要吗？

江 鹏 很有必要哇，方班长！

方永川 我现在是星火农机站站长！……拉木料，我定了！
（手一背，下）

〔音乐。〕

〔江鹏沉思，徐林上。〕

江 鹏 （拿起电话）……喂！请给我登记一个电话，朝阳刘书记……好。（放电话）

徐 林 江鹏，你来一下。

江 鹏 毛病找到了？

徐 林 看来问题在高压油泵上。

江 鹏 你这个高炮技师，修理机车的技术还蛮高嘛。

徐 林 （自信地）我的指导员同志，到地方这一点不是吹。……就是学习恐怕要吃紧一些。（倒水喝）

江 鹏 （提醒地）徐林同志，阶级斗争这根弦要脑子里绷紧，不学习可不行啊！

徐 林 还是安静一点吧！（笑）

江 鹏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（接过徐手中的工具）好，你歇会，我去看看！（下）

〔陈老定扛两根杆子从墙边经过，见院里有人，想躲，当徐林转过脸，陈脸上的肌肉顿时松弛下来，两眼眯成一条线，不紧不慢把杆子往墙头一搭。

陈老定 （见徐怔怔地瞅他）怎么？不认识大爷啦？

徐 林 （认不出）你是……

陈老定 我姓陈，你姓徐，你是林场伐木工大老徐的二小子，对不？

徐 林 嗯，对。（仍认不出）

陈老定 那你认识林场胡新绳吧？

徐 林 是革委会运输科胡副科长？

陈老定 （连声答应）对，对，对！他是我的女婿，你忘了，我大前年去看我国女的时候，迷了路，正赶上你探家，还是你领我去的呢……

徐 林 （脸上绽开笑容）啊！是陈大爷。大爷，别扒墙头了，进来坐会儿！

陈老定 （进院见背包）怎么，从部队退回来啦？

徐 林 （纠正地）大爷，是退伍。

陈老定 对，对。回来几个？

徐 林 三个。

陈老定 怎么两个背包？

徐 林 大爷，江鹏比我们早回来两天。

陈老定 跟你一块回来的还有谁？

徐 林 我们一个部队的战友。大爷，你这木料往哪儿扛？

陈老定 听说江复员修房子需要两根木料，正好，我家有两根闲着不用，先拿来支援一下，耽误了住可是大事，看，都晌午歪了。

徐 林 大爷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得好好谢谢你呀！

陈老定 谢什么，你告诉他方站长，到时候还给我两根就是了。

徐 林 大爷，方站长不知到哪儿去了，江鹏在这修车呢，我喊他一声。

陈老定 别，别！这事不能告诉江复员，人家做政治工作的，讲明情明理儿，怕人家递暗话。（出主意）哎，小伙子，你有劲干脆扛他家去，正好，方站长媳妇肖桂琴正在那等木料。（徐林走到后墙）哎，你见了老方媳妇，可不兴提我的大号哇！

徐 林 好。

陈老定 哎，回到林场，常到我女婿家走动走动，工作错不了！（见有脚步声）我走了。（急下）

〔徐林欲扛木料，肖桂琴拎着军用挎包上，走到照明杆子旁，将挎包挂在钉子上，扭头发现徐。〕

肖桂琴 徐林！

徐 林 桂琴嫂子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经过生产队，你不正领着妇女们编柳条筐吗？

肖桂琴 三十几个筐，没用二十分钟就突击完了，现在大伙正给老江收拾西下屋呢。（见木料）你这是往那扛？

徐 林 江鹏家。

肖桂琴 （高兴地）是老方给搞到的？

徐 林 不是，是……

肖桂琴 是谁呀？

徐 林 ……

肖桂琴 徐林，你今格是咋了？说话象没脊梁骨似的！

徐 林 桂琴嫂子，你就别刨根问底啦，除了方站长还有谁张罗这事。

肖桂琴 （放心地）那，我可就扛走了。

徐 林 桂琴嫂子，还是我扛吧。

肖桂琴 你还是歇一会吧。今格还要赶回去，看，天都到后晌午啦。

徐 林 老班长说，有车去。

肖桂琴 你别听他瞎喳呼！你看，就这一台车，听江鹏说，朝阳要借车拉农药。

徐 林 还没定呢。

肖桂琴 错不了，朝阳地里着腻虫，谁听了不动心呢。（指挎包）看，江鹏为了早日把车修好，让买的修车零部件都买来了，你快进去交给他。

徐 林 买的零部件？

〔在徐犹豫之际，肖扛起木料急下。

〔少顷，方永川上。

方永川 徐林哪，方才我打老远看见，好象桂琴扛着两根檩子走了……是谁送来的？

徐 林 是陈大爷。

方永川 是陈老定，对不？

徐 林 是他。